

期货、哲学、艺术（文竹居士）

期货、哲学、艺术（文竹居士）

记得小时候最害怕写作文，到了中学时代开始不再把写作文当作一种负担，渐渐感觉到其中的乐趣。一度曾经想做一个文学家。文学应属艺术的范畴吧，但对艺术的其它领域诸如音乐、美术我却一点也不感兴趣，只钟情于文学。再后来又迷恋上了哲学，把哲学视为最有价值的东西。而最终我却阴差阳错进入了期货业在这个领域里所有的浪漫和幻想被撕得粉碎，面对的只有血与火。曾有一段时间我怀疑自己是否选错了行业。但使我惊讶的是那些充满诗情画意透着哲学智慧的文章居然出自期货界人士之手。

一提起期货人们就会想起那些唯利是图的投机分子，那些牛头熊面的人物。事实上期货界的精英中有才华横溢的，有极富人格魅力的，有颇具真知灼见的。如果要我找出期货、哲学、艺术三者有什么联系的话，我觉得三联单者探求的都是人性。只是途径不同。用孔夫子的话说是“殊途而同归”。在期货市场上人们倾其全力在探求行情如何演变。而行情反映的是投资人的心理，因而在期货投资中决定成败的关键就是个人的心态、真正难以捕捉的不是行情而是自己的心理变化。期货前辈有句名言：“市场是愚蠢的，而投资人往往自作聪明。”行情的把握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学问。甚至连不懂事的孩子都能看出端倪，

曾经有一位外国的期货操盘手，一天正在家中精心研究图表，他五岁的女儿要他带自己去海边玩。操盘手对女儿说：“爸爸正在研究行情会涨还是会跌，不能陪你去。”女儿看了看他的图问道：“是不是向上就是涨，向下就是跌？”操盘手说：“是的。”女儿就说：“那这不是在往下吗？就是跌了，有什么好研究的？”操盘手恍然大悟。忙向场内报单放空。后来行情果然一泻千里。如果你抛开了一切思想包袱，期货就是那么简单。但由于人性的弱点，人们往往看不到最简单的东西而宁可绕道十万八千里去苦苦寻求答案。投资期货无非是为了求财、求知、冶性。期货市场充满动感，对投资者品质的考验，性格的陶冶恐怕没有哪一行能比得上。在经历了期货市场的地震海啸之后，有着战场上滚过雷区、庙宇里当过老僧的沧桑感，对人性的了然，人生的顿悟无不毕现。所以如果你对期货市场的各种技术分析方法都已经学会了，而仍然做得一塌糊涂，那么这时你需要的不是精心去研究技术理论，提高理论水平。因为问题不在这里，你需要的是研究一下自己的心理，你可以去读一读哲学或者文学方面的书，试着从其它方面探求一下人性。

哲学在希腊语中的源意是“爱智慧”。智慧不同于知识：知识关乎事物，智慧关乎人生。人类最初的哲学兴趣起源于寻找变中之不变，

相对中之绝对，是为了把短暂的人生同永恒结合起来，给人生一个总体的说明。在许多人眼里哲学家是可笑的，哲学是丑陋而且枯燥的。哲学家之可笑在于他们只想一些没用的东西，有用的东西却不去想。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哲学家是最了解人性的。他们绝不是乏味的，相反有一种特别的气质。许多关于爱情和女人的最精彩描述往往不是出自文学家之口，而是出自哲学家之口。孔子曾说过：“天下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为什么女人和小人难以对付？因为女人受感情支配小人受利益支配都不守规则。君子要远小人容易，怨就要他怨去。而男人要远女人可就难了，孔子明白“吾未尝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一语道出了男人的尴尬处境；尼采因说过一句：“要到女人那儿去吗？别忘了你的鞭子。”而使他成为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女性蔑视者，世世代代的女人都不能原谅他。这句话含义很清楚：女人贱。尼采确实说过：“男人骨子里坏，女人骨子里贱。”所谓坏就是想要女人，所谓贱就是想被男人要。似乎这也符合事实。

哲学是丑陋的吗？那些院校式的空洞干瘪的冒牌哲学确实是丑陋的。但真正的哲学最少能带人思维的乐趣。哲学的本义不是爱智慧吗，哲学不是智慧本身，而是对智慧的爱。一个好的哲学家全身心的投入对人性的探求当中，也启发我们去思考他的问题。他并不向人们提供人生问题的答案这种答案也是没有的。读一本哲学书最能震撼我们心灵的是作者对人生重大困境的洞察和他寻求解决途径的痛苦。哲学探求人生的永恒问题怎么会没有永恒的魅力？这与对期货行情的探求何其相似，一个好的期货评论家或操盘手也不向人们提供期货行情的答案，只是启发人们去思考他发现的问题，他无保留地袒露自己心灵的每一次颤栗，每一朵浪花，和灵魂深处的暴风骤雨。常常

看到一些期货评论文章，A.B.C.D讲了一大堆行情状态，却隐瞒了

自己探求行情变化中心灵的颤抖，抛开了过程只把结论拿给我们看，连同追加的证明。这样的文章即使其结论是正确的，但作为一个人其作者一定乏味透顶，或许会有些偏颇，但文章本身确实断绝了我们想与作者见面的想法。只要学过技术分析的人那些形态指标谁不会看。其结论无非是涨或或跌。我们需要的是看到你探求行情的过程使我们能与你的思想产生共鸣。能与你的心灵进行沟通。只要我目睹了你灵魂深处的暴风骤雨，不论你的结论是否正确你的文章我都一样喜欢。说到底我们并不在乎你的结论，结论需要我們自己去寻找。期货评论的魅力在于它所探求的期货行情本身的魅力和作者的人格魅力。

艺术家认为艺术和爱情都根植于人的本性，毛姆说：“艺术也是人类性本能的一种流露。”艺术与人性和爱情有着不解之缘。如果说性欲是兽性，艺术是神性，那么爱情则是兽性与神性的结合，人性。作为兽性和神性的结合爱情本身是悲剧性的。兽性激发起一种疯狂的占有欲而神性又试图追求无限的美，完美。爱情包含的这种内在的矛盾给人心理上造成了多少幻觉和幻觉的破灭。经历过热恋并尝到过它的苦果的人都会痛感“爱情是一种疾病”，不是吗，那样如痴如醉，那么执迷不悟，得不到时痛不欲生，得到了又嫌乏味。有人说

爱情是人性的弱点，确切说爱情就是人性。如果说爱情是一种疾病那么艺术家就是最容易患上这种病的群体。谁能举出一个艺术天才的爱情以幸福告终的例子呢，爱情也许真是一种疾病，而创作就是对它的治疗。可以说艺术产生于艺术天才对爱情幻想的破灭。如果不是七十四岁的老歌德爱上十七岁的乌丽莉卡，他怎么能写出《马里耶巴德哀歌》，如果贝多芬没有绝望地也是愚蠢地爱上那个不值得爱的风骚而自私的其丽哀太，世人怎能听到月光奏明曲。如果不是屈原对他那无可救药的楚国的疯狂热爱及这种爱的彻底破灭世间怎么会有《楚辞》这部旷古奇著。艺术家与哲学家都在孜孜不倦地探求人性，爱情是他们的永恒话题。人性和爱情注定不能摆脱动物性根底，在人性的国度里兽性保持着世袭的领地，神性却在不断拓展新的疆土。如果不是艺术家对女性美的神化，女性美恐怕至今还是一种动物性的东西。爱情的新月恐怕至今还没有照临肉欲的峡谷。这些强有力的拓荒者每为人类发现一种崭新的美就把人性向前推进一步。可美是什么呢，这无底的迷，这最轻飘最无质体的幻影。许多人天真的认为对肉体的占有就是对美的占有，可他们总是绝望地发现美仍然在他之外。其实美怎么能占有呢，在期货市场上也有许多人天真地认为凭强悍的资金实力就可以征服市场，可他们最终绝望地发现越是想要摆弄市场越是被市场摆弄。其实市场怎么能征服呢。占有欲过于强烈的人在爱情上常常遭受失败，征服欲过于强烈的人在期货市场上往往不会成功。美只能欣赏，创造，市场只能尊重，利用。在期货市场上我的态度是尊重市场.尊重朋友.尊重对手，也尊重自己。

操盘手.哲学家.艺术家在探求的是同一个人性。在期货市场上读懂人性的人也必然能通过哲学.艺术来读懂人性。因此期货界的精英往往是既有诗人的气质又有哲人眼光。